

水生學叢刊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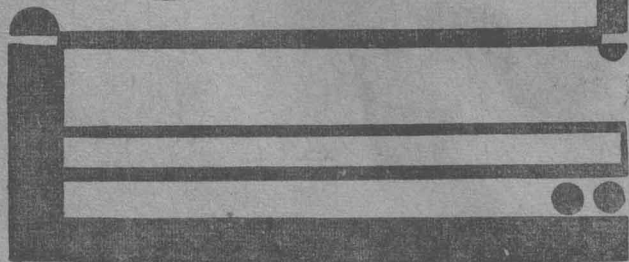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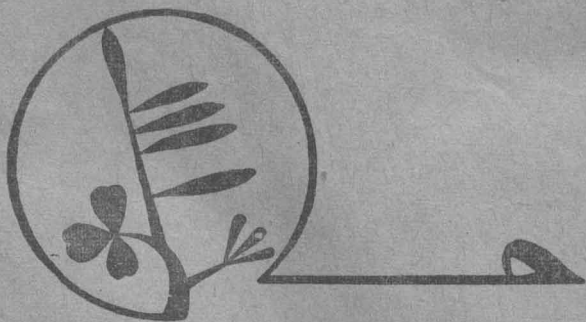
風 波



中學小說叢刊

第二冊

風 波



編主民壽許

中學說叢刊

本叢刊繼中學生創作叢書而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小說作品來編成的。每冊八萬字，實價四角。全部十二冊。

書名列下：

第一冊剝那

第二冊風波

第三冊秋蟬

第四冊落葉

第五冊悲戀

第六冊童年

第七冊重逢

第八冊幻滅

第九冊深情

第十冊信稿

第十二冊溪邊

第十三冊離愁

中學生小說叢刊

每冊大洋四角

主編者 許 壽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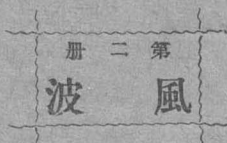
發行人 高 圯 書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印刷者 協新印刷公司
上海麥根路叉袋角
七三五弄第三十號

發行所 中學生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二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出版



上海中學生書局

地址——上海四馬路五五二號（中華書局西首）

中學生叢書		中學生辭典		中學生創作叢書	
中學生叢書指導(上)	·50	中學生百科辭典	1.20	共出廿冊 每冊三角	
中學生讀書指導(下)	·50	中學生文學辭典	1.40	一、雲倩	十一、燈光
中學生作文指導	·50	中學生人名辭典	1.40	二、追求	十二、塞外
中學生反日指導	·40	中學生文學讀本		三、微笑	十三、月夜
中學生婚姻指導	·40	一、散文集		四、湖邊	十四、故鄉
中學生問題	·50	二、應用文集		五、弱者	十五、林中
中學生文學	·40	三、小品文集		六、心痕	十六、榮歸
中學生日記	·40	四、創作小說集		七、失蹤	十七、母親
中學生遊記	·40	五、翻譯小說集		八、回家	十八、野宴
中學生生活	·40	六、詩歌戲曲集		九、往事	十九、密約
中學生書信	·50	中學生文學叢書		十、雨天	二十、血跡
中學生創作(上集)	·60	她的肖像	1.40	日文新書	
中學生創作(中集)	·60	中國民歌千首	1.20	標準日華辭典	2.00
中學生創作(下集)	·60	女兒	·60	日語漢譯辭典	2.00
中學生翻譯	·60	矛盾(徐茂本)	·40	速成日語讀本	·70
中學生小說作法	·40	中學生生活素描	·30	速成日語文法	·70
中學生小說(長篇)	·60	中學生學術叢書		速成日語會話	·70
中學生小說(短篇)	·60	社會科學概論	·20	速成日語用例	·70
中學生戲劇	·40	倫理學綱要	·50	其他新書	
中學生童話	·40	社會學綱要	·50	文藝園地	1.00
中學生音樂		中國社會思想史	·30	愛的文庫	1.20
中學生詩歌		中國資本主義史	·30	初夜的知識	·60
中學生演說	·40	資本主義批判	·30	戀歌與情詩	·60
中學生談話		社會思想概論	·30	夫婦愛的創造	·40
中學生小品	·40	新哲學概論	·30	女學生結婚指導	·40
中學生隨筆	·40	新的作文法	·50	女學生戀愛故事	·70
中學生中國史	·50	讀書法入門	·15	女學生小說	·40
中學生世界史					
中學生文學家					
中學生思想家	·50				

(本書局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目次

次	目
老人的淚	江灣立達學園 袁亦偉
墮落	廣東陽江縣中 李學年
處罰	浙江農科中學 徐允武
失蹤	上海中學 沈濱
破壞者	吳淞水產學校 沈岐嶽
血痕	貴州省立一中 丁道謙
奚落	春暉中學 陳祖勳
中秋節	江蘇如皋師範 金仁貴
飢餓	無錫縣立女中 王映珠
戰爭的末日	江蘇黃渡鄉師 陳萍波

我的父母	河北省立十師	劉澤沛	一三四
風波	寧波斐迪中學	曹遠雲	一四二
憶城	江山杉江中學	姜開益	一四九
分別的前夜	廣州市立師範	雷玉光	一五三
自殺	正定第七中學	梁錦綸	一五七
花園裏的一幕	浙江第七中學	許朝綱	一六一

老人的淚

袁亦偉

在山凹裏，一片幽暗的，寂靜的叢林，現在是沐浴在晚秋的夕陽中了。

一條小徑，由市上通到這林邊的大道上，支向這叢林的深處。這小徑是少有人走，被落葉鋪滿，被衰草侵佔，而幾乎看不見了。但究竟不是沒有人走的，因為這小徑，盡頭，佇立着一個傾廢到幾乎平了的墳墓，在那墓前的石碑上，已經看不清刻了什麼字，然而用手摸着，還隱約地，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死了的少女底墳。

這墳是簡陋到了極點，四週僅用泥土圍了一圈圍牆，現在也傾平到和墳墓一樣，幾乎看不清楚。墳前零亂地堆着幾塊石塊，從前是所謂祭台之類的，已被牧童樵夫毀到這種地步了，可是這墳墓究竟是這般的簡陋麼？不。那火紅的楓葉，在頂上織成了奇麗的天幔，那沉綠的冬青，在四週組起了嚴密的圍屏；在安靜的空氣裏，時時有鳴鳩，巨鷹奏弄着清脆的音樂。在日間，陽光由葉縫裏，溫柔地射到墳頭；在夜間，月光和羣星都

躲在林梢偷窺。這是一個饒有奇趣的墳墓。

現在是那老時候了。正是陣陣烏鴉迴翔歸宿之前的時候，那靜臥在小徑上的枯葉，發出了被踐踏的聲音，突破了這萬籟的寂靜。一個衣裝古舊的老人，扶着杖，默默地走向那少女底墳頭，照例地在墳週繞了一圈，又在墓前沉默了一會，拋下了手杖，便在墳邊土圈上坐下了。

他將頭埋在他那枯乾了雙手之中，他便跌入沉思中去。那過去的事蹟，又縈繞上了腦際，一幕幕地，像電影似的。淚珠在他昏花的老眼中迸發了。

血痕似的楓葉，飄落在他銀白色的稀疏的頭髮上，他已經不知道了，他是回到他青春熱情的時代去了。

★

★

★

★

『茜霞，來吧，別和他們一起玩了，那些野孩子們！』一個七八歲樣子，眼神奕奕的男孩，離開了那一羣孩子，向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子這樣講。那女孩最給人注意的，也是

一雙光亮底眼睛；但是那柔順的頭髮，也能引起別人的注意來。她鼓起了嘴，眼睛水汪著，她是在生氣。

『好，君哥，我們自己去玩吧！你給我摺船和猴子。誰希奇你們的東西呀！』最後一句話是對那一大堆孩子們講的，說完了，就跑着去了。

『我們自己去摺好了！叫母親去摺！摺得比他們更多更好，』男孩又安慰着女孩。他們都快樂了，剛才和別人鬥氣的氣憤，已經消滅無蹤，臉上都浮上了可愛的笑容。像已有了若干摺好的紙船紙猴擺在面前一樣。

他們手攙着手，跑回家中找母親去。

剛進大門，看見母親在庭中，腳還沒有停，君維就朝他母親喊要摺船，氣喘着。

『摺船跟猴子，媽給茜霞和我摺船跟猴子，要多多的。』母親見了他的樣子笑了，然而急叫着。

『阿君，快放手，你看把茜妹弄得這樣喘，當心跌了，快！』君維聽了母親底話，就把

茜霞放了，茜霞已經氣都轉不過來，臉紅得像蘋果一樣。

君維和茜霞並不是兄妹，而僅是兄妹一樣的小友。他們底母親是很好的朋友，因此他們也像兄妹一樣了。

君的母親看見茜霞這個樣子，便走去把她抱了起來對她說：

『茜霞，快別和君哥一起玩，你看他把你不顧死活的弄到這樣，寶寶聽伯母的話。』

『不，伯母，我要跟君哥玩，沒有別人願意跟我玩，我也不願意和別人玩；他們都欺侮我。昨天君哥叫我別和別人玩，他也不和別人玩了。』茜霞帶着喘伶俐地回答，君底母親笑了。

『你這樣聽從君哥麼？你就做了我的媳婦吧！』

茜霞終覺得這句話內意思不平常，而難爲情起來了，雖然她其實並不懂得這話的意思。

『伯母不好！』

『好，伯母不好！伯母不好！罰我來跟你們摺猴子。』

不久，一只船和幾只猴子擺在他們面前了，君的母親留下他倆自己去做事了。

『這只大船坐二只大猴子一只小猴子太少了。』茜霞說，其實光是二只大猴子

早就塞滿了。

『好！那末我們坐上去吧！』君說：

『好！我們坐上去。』

他們用脚一跨，就算坐上去。

『到那裏去呢？』君問：

『隨便，你愛到那裏，我就跟你到那裏。』茜霞是沒有主意的。

『那麼到南洋去吧！去南洋是要坐大船的。』君在前天聽到先生們講，南洋有香蕉，有甘蔗，有別的好吃的東西。他便夢魂嚮往了，又聽說南洋去要坐船的，這次自己坐

在船上了，自然是向南洋去了。

『不，我不去！我怕！南洋有老虎，有獅子，牠們都會吃人的。』茜霞記起了二月以前，他們母親帶他們去看的電影了。

『不要緊，我們帶槍去的呢！』這許多食品使君維非去一次不可了。

『不！今天別去吧！等你長大了再去。』茜霞還是不敢去，幾乎要哭了。

『好，那末等我大了再去。那時你去，爸爸媽媽都去。』

『我們都跟你去。』

『要是老虎來吃你的時候，我一定像那個黑人一般勇敢，拿着槍去和老虎拚命，救你。』君想到那黑人和虎爭鬥的一幕了。

『你得當心呀，老虎多兇啊！』茜霞擔心君要被虎吞了。

『不會的，我大了比黑人更勇敢，老虎不會吃我的。』君勇敢非常。

『那末我呢？不是被老虎吃了？』茜本來安心了，可是想到她自己，又幾乎哭出來。

『沒有沒有！被我救出來了，我一定把你救出來的，你不會被老虎吃了的。』君決斷地說，茜是安心了。

『茜！君維！吃飯了。』這回是茜的母親底聲音。
他們手攙着手去了，船和猴子遺在那裏。

君維今天再也不像往日那樣剛強頑皮了，那出神而有決斷的眼珠，紅而且腫了起來，顯然地君維今天是哭過了，而且不止一次，茜也這樣。

事情是這樣的，茜的父親本來是離開了家庭獨自在上海做事。最近大約是感到太孤獨了吧！突然地寫信回來，要茜和她母親搬到上海去住。雖然並沒有得到茜的同意，然而這事情終究成爲事實了，今天便是茜家搬到上海的日子，就是茜和君分別的日子，也就是茜和君哭的理由。

『媽，我們別去上海，君哥不是不去麼？』茜失望地向她母親問，她知道今天要離

開這多年的同伴獨自去遙遠的上海了。

『不可以呢，父親叫我們去的呀！』

『父親爲什麼要叫我們去？我們爲什麼要聽父親的話呢？』

『上海好玩得很，茜！大馬路，汽車，電車，還有外國人。』

『那麼君爲什麼不去呢？』

『君哥等大了也要去上海的。』

『不媽，我要君哥一起去，我一個不去。』她出淚了。

『別哭呀！等君哥畢了業就到上海去進中學。』

『不，我要君哥馬上就去！』

『不，馬上不能去。你又不是小孩子了，這樣不懂事。』母親憤然了，去理東西，她一

個人流着淚。

這時候君也在向着他的母親。

『媽，茜霞是不是要去上海了？』

『是的，柳伯伯叫她們去的。』他母親這樣回答。

『媽，茜霞去了我怎樣呢？』

『你跟平常一樣呀！獸子！』他母親笑了。

『茜霞不能跟我玩了，我不要茜霞去上海』早就要流的淚現在忍不住了。

『沒有法子的，茜霞一定得跟她媽去上海。』

『不，不，茜霞不要去上海。我不能一個人玩，茜霞也不能一個人玩。』他倔強地回

答，終於大聲地哭了。

『別獸了，小獸子！』母親回答了之後就去幫助茜的母親理東西去了！

今天午餐的消費是少到了極點，茜和君一句話都不說，只默默地互相偷看着，君更有一種埋怨的顏色。淚痕沒有在眼內乾過。

下午君的父母帶着君到火車站去送茜霞母女上車。

在車站上，君最後要求同去上海，茜也要求獨自留下來，然而無情的火車，終而留下了君，帶走了茜。這一對從未分離過的小朋友，在今天分別了。

別離的痛苦，深深地打擊了二人，但沒有多久，也便消失了。孩子們究竟是天真的。

★

★

★

★

這一年君維已經在本縣初中畢業，得了父母的允許，到文化中心的上海來進一
只他平常欽佩着的高中。

一個十七歲的青年，獨自到一個人生地疏的地方去求學。這使他感到無上的愁悵，要不是爲了滿足知識的慾望，他老早就會打消這次的旅行了。在分別的時候，母親幾翻叮嚀保重身體，努力用功時，君維滿腔熱淚不禁痛流了，這離別的悲哀，又使他憶起了昔日的那件事來。他想問問母親茜霞的地址，但終因不好意思出口幾次都嚥了回去，君維的天真已經飛去無踪了。他預備在信上再問，可是在信上因爲同一理由，始終沒有敢提起。好在功課很忙，一年很容易地就過去了。

在君維進高二的那年還沒有開學的幾天，他發現了一年級新生中有一個叫柳茜霞的女生。這使他愕然了。不會有同名同姓的吧？他急要知道這柳茜霞倒底是誰？他希望這就是他幼年時代的同伴茜霞，但他又畏懼見這別了多年的茜霞，他怕茜霞已經不認識他；他更怕茜霞對他改變了從前態度，他希望這是另一個茜霞。

他寢食不安了，他急於要看到那個叫柳茜霞的，然而這幾天新生大都沒有到校，柳茜霞像別人一樣沒有到校。

終於在那天下午，他解決了這問題，茜霞就是他想見而又怕見的茜霞，他們又重逢了。

他獨自在校園裏散着步，當他走到假山轉角時，就聽到一個女同學這樣喊：『茜霞快來看！』他突然緊張了，他知道數日來遲疑不決的問題，將在這一剎那解決了，可是他不敢再進一步，去馬上解決這問題，然而他總是跑去看了。

在池邊站着一個少女，那靈活的眼珠，和秀美的臉兒，角使他頓憶起了童年時的